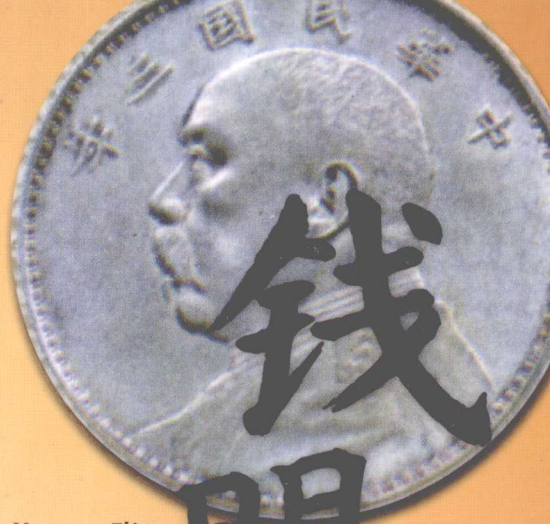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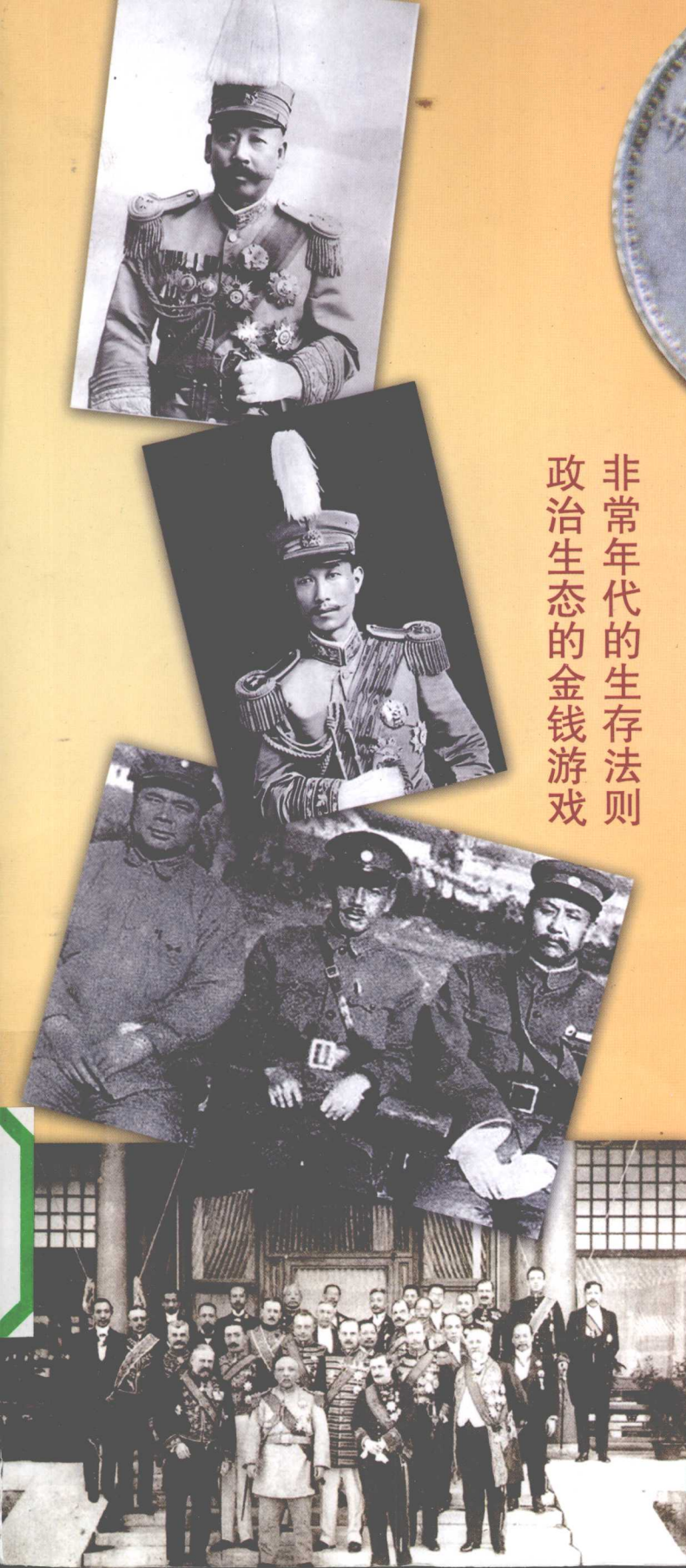


钱里的历史风云

张力升◎著

你不知道的民国史

非常年代的生存法则
政治生态的金钱游戏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钱 眼里的 历史 风云

张力升◎著

——你不知道的民国史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眼里的历史风云：你不知道的民国史 / 张力升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1
ISBN 978-7-80251-306-8

I. ①钱…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史—中国—近代②
经济史—中国—现代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631 号

钱眼里的历史风云：你不知道的民国史

作 者	张力升
责任编辑	蔡传聪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306-8
定 价	2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前言：挣钱与花钱的艺术

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并影响和左右了政治活动，所以说物质是意识的基础。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有着紧密的联系和联动效应。从短期来看，政治变迁就是一个当政者如何挣钱与花钱的过程，时局动荡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钱的因素在政治和军事纷争的背后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各方枭雄们成就霸业需要钱，东山再起需要钱，绝地生存更需要钱。而对于艰辛生存的平民百姓们来说，钱的作用更加现实。居家度日不易，谁能让人们安居乐业人们就支持谁，经济因素在这里成了决定人心向背的因素。

当然，争天下的人还不能安于当守财奴。有钱不花，人心散了，你的地位甚至生命很快就会岌岌可危。除了那些捞了点钱就出国躲起来的没出息的东西，很多玩政治的奸雄始终操心的是弄来的钱怎么花才最有效果，才物有所值，才有利于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任何一个投资银行家没有区别。

挣钱的意义毋庸置疑，没有钱就办不成事，区别只在于手段有高下之分。别人主动捐助是上策，有借有还是中策，直接动手抢是下策。比如，纳粹德国首先用的是中策，后来摊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就用了看似痛快实则愚蠢的下策，把相对富裕的犹太人宣布为敌人加以剥夺。一时痛快之后，换来的是广泛的道义失助和社会精英的出走。

在历史的尘烟中，诸多当权者都深谙这一套必然的手法。希特勒上台以后，利用国家统制和美国贷款迅速稳定经济，降低失业率，赢得了德国人对他的好感和拥戴。蒋介石名不正言不顺地登上统治地位，以分化瓦



解各个击破的手段打击对手，在表面上重新统一国家，都可以算得上具有一定的花钱艺术。这些手段当时能够欺骗一些百姓和短视的所谓“社会精英”，让他们在享受到一定的利益后山呼万岁，从而奠定独裁者的当政基础。而一旦天下初定，这些手段的负面效应立刻凸显，毕竟从良的老虎改不了吃人的本性。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色彩斑驳，城头王旗变幻的表象下，其实是无数次不动声色的挣钱与花钱的行动在进行。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苍生社稷成为了牺牲品。为了取得内部斗争中的优势，在位者竞相出售国家利益给外国，换来现实的物质支持，而不管自己死后的洪水滔滔。为了拉来潜在的对手归顺，巨额的社会财富变成了收买人心的工具，虽然无数的同胞还在生死线上挣扎。

但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在没有尽头的长夜里，也依然有着仁人志士的扼腕叹息和冲冠一怒，有着忘我者的不屈奋斗和艰难求索。这些令人因痛心而焦虑，因思索而振奋的故事不是戏剧，不是云烟，而是警示后人的教材。这使我们动容，使我们感触中华民族曾经距离一个公平而正义的社会有多远，使我们感受我们的民族依然有着无尽的生命力和与命运抗争的决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细流成海：辛亥革命的动力

赤手空拳的革命注定是一个悲壮而反复的过程。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胸怀理想的先驱者以他们的热血和倾己所有的奉献，为民族的进步和解放书写着不朽的壮歌。

舍弃安乐：革命者的胸襟	2
花钱如水：造反的成本	6
最后一个铜板：华侨的捐助	10
末日狂欢：腐朽的清王朝	14

第二章 捉襟见肘：拱手让位的革命党

新生的政权身无分文，革命果实被轻易地廉价收购而去。实力强大的袁世凯，纵横捭阖之中拿走了属于别人的名义和光环。

揭竿而起：商人的抉择	20
告急无门：手头拮据的临时政府	24
让出江山：无奈的选择	28
建国方略：革命者的新寄托	31



第三章 钱可通神：被钱逼疯的北洋政坛

新生的议会体制无法摆脱传统黑金政治的影响，谁能弄到钱谁就能坐稳江山，管你的钱来路如何。五千大洋一张票，议员们不要脸的同时也不要了国家和社会责任。

丧失命脉：善后大借款	38
钱可通神：猪仔议员的由来	42
不择手段：外国资本的深入	46
世外桃源：新兴的市民生活	49

第四章 底气何来：北伐成功的背后

国民党在广东艰难地挣扎求生，来自各方的压力时时使孙中山心力交瘁。三大政策带来的现实意义是武器和经费的不再缺乏，用新思想组织起来的北伐军以少胜多打遍中国。

一无所有：革命的困境	56
商团之战：多余的政商冲突	60
制胜法宝：来自苏联的武器和教官	63
成王败寇：军事奇迹的回报	67

第五章 何以立足：蒋介石与江浙财阀

没有商人的支持就没有蒋中正的成事，没有财阀的鼎力出手就没有南京政权的到处讨伐。充分运用各方的物质支持，新的强人才得以超越众多竞争对手。

风起上海滩：商人的抉择	74
如影随形：政治对商业的支配	77
军费何来：金融的力量	81

第六章 分化瓦解：混战年代的取胜之道

内战漩涡只讲丛林法则，主义的热忱让位于金钱的现实。不惜千金买宝刀，在各式各样的交易中，出价最高最早的一方赢得胜利，吝于出手的必然被扫地出局。

官帽和银票：降龙伏虎的利器	86
反复无常：乱世的带兵之道	92
不堪重负：内战对民生的破坏	95

第七章 自成一体：地方军阀的生存之道

有钱就有枪，有枪就有权，各地的土皇帝们各尽所能维持着自己的小朝廷。天高地远，土皇帝给封闭王国留下的是社会的停滞和观念的封闭。

夹缝求生：不得已的联省自治	102
五脏俱全：割据的成本	106
里通外国：一盘散沙的悲剧	110

第八章 鲸吞狼噬：官僚资本的嚣张

江山暂时一统给民族资本以难得的成长机会，但是这种成长始终难以突破专制政权的天花板。内忧外患之中，国家始终没能实现真正的富强，民生依然多艰。

“黄金十年”：政权与商人的短暂蜜月	118
罗掘俱穷：富不起来的国家	122
昙花一现：知识分子的小康	128

第九章 战线无形：中日经济战

救亡图存，整个民族动员起来与强敌进行总体战。能否为了民族大义放弃自身的利益，是爱国者和汉奸的天然分水岭。天佑中华，人民的付出永远是最可贵和最有价值的。

抵制日货：民族的吼声	134
------------------	-----



未雨绸缪：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	139
以战养战：资源搜刮的毒计	143
白山黑水：所谓的王道乐土	148
输血管道：海外援助的功劳	152

第十章 廉耻丧尽：大后方的民生乱象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多数人的牺牲换来少数人的享乐。走私盛行，民无生机，大学校长夫人上街叫卖的背后折射出政府的无能。

人肉的价格：战争衍生的罪恶	160
艰难求生：贫与富之间	167
喝兵血：自掘坟墓的致富手段	171
物物交换：神奇的敌我贸易	176

第十一章 人心丧尽：金融风暴的后果

威逼利诱只为搜刮百姓财富，政府对自己的信用危险地透支，没有想到会有把卡刷爆的那一天。风暴过后，这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没有人真正在意和支持它。

权贵的盛宴：发接收财的大员们	182
黯然离去：四大家族的结局	187
币制改革：四面楚歌的政府	194
黄金在台湾：国民党的“亡羊补牢”	199

尾声：人民币时代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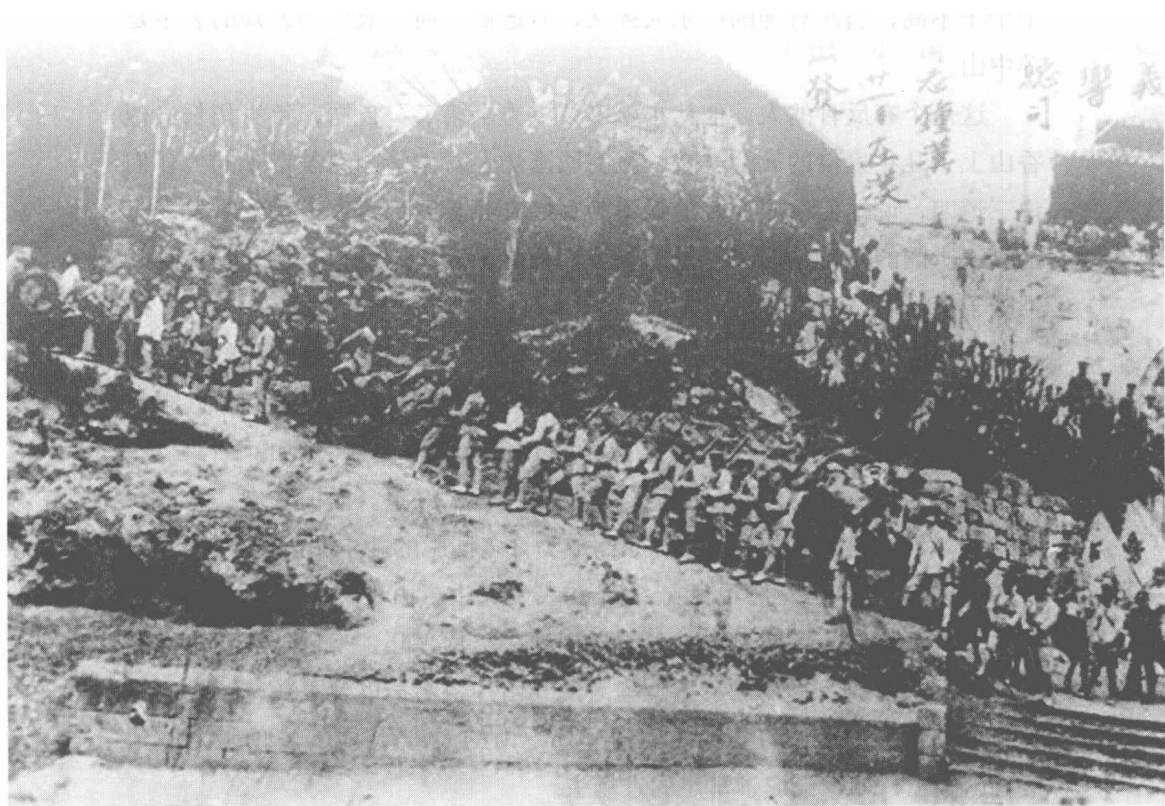
旧的世界不可能一下全部抛弃，新生政权在摸索中实现破旧立新。多年的战乱终于结束，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逐步建立，为过去的时代彻底画上句号。

接管与恢复：新政权的经济基础	206
打击投机：树立新规则的铺垫	210
剥削有理？新民主主义时期论争	215
总路线确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217

第一章

细流成海：辛亥革命的动力

赤手空拳的革命注定是一个悲壮而反复的过程。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胸怀理想的先驱者以他们的热血和倾己所有的奉献，为民族的进步和解放书写着不朽的壮歌。





舍弃安乐：革命者的胸襟

公元1894年11月，在亚洲东北角的朝鲜半岛，一场决定后来东亚秩序的战争正在进行，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甲午中日之战。出乎满清王朝权贵们意料的是，被视为“倭奴”的日本人居然在海陆两路力挫大清王师，一路打进了东北。这给原本就争吵不休的北京官场油锅里又泼进了一瓢水，自然是噼里啪啦安静不了。

而此时，在万里之外、广袤太平洋中央的檀香山（即夏威夷），一个小小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了，首批会员有二十几个人，带头人是一个个子不高，眉眼有神的广东人孙文，号逸仙，而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孙中山。

这是个有反骨的人。他从小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年岁稍长去檀香山上了几年鬼佬的教会学校，就在回国船上对大清国查禁走私的公仆们说三道四，说他们拿了百姓的钱不为百姓办事。回到老家更是经常发表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这让村里的长者们很是不安：这个孩子莫非在洋学堂把脑子学坏了？

少年时代的孙中山经常是孤独而痛楚的，当过“少年海归”的他深切感受到了国内外的两重天。自己在乡村里吃白薯长大，没有鞋穿，两个叔叔为生计所迫到美国淘金，后来都死在异乡。那些神气活现的政府官吏，除了敲老百姓竹杠之外就没听说过他们做过什么好事。而檀香山，海中多山的孤岛，却因为洋大人的网开一面成为许多同胞的新乐园。

广东人从19世纪中叶起陆续赴夏威夷谋生。由于美国的糖价因南北战争而飙涨五倍，夏威夷的甘蔗园和榨糖厂一片兴旺，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做工之余不少华人便开始种植水稻以及香蕉、芋头、咖啡、烟草等作物，过着安稳的生活。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5岁便随亲戚到檀香山做工，如今已成了富足的农场主。

难道自己的祖国天生就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带着满腹的想法，孙中山先后在香港和广州读书行医，对腐朽政府和体制的憎恶与日俱增。从世俗的角度看，行医兼营药房的孙中山过着安逸的小康生活，每年收入高达万余元，但他志并不在此。



1888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时与友人合影。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

1894年夏，孙中山回到老家闭门十余天，写成一封给当朝栋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上书，把自己三十年的人生经验和出洋感悟汇集成一份理想蓝图，要求促进民间工商业发展、改革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完成后托人找到李鸿章的幕友转交上书。在各位乐于举荐新人的大人们一路引荐下，满怀救国理想的孙中山赶到李鸿章的驻地天津等待召见。

现实打碎了这个只属于年轻人的梦想。李大人要对日本备战，无心他顾，对这个上书的后辈只是随便地打发了。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军费白银100万两，铁路工程经费白银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白银290多万两，专供她个人挥霍。

激愤的孙中山再次登上了开往檀香山的轮船。这次他的目标明确：找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反清复汉。

这时期的檀香山华人在付出辛劳之后，许多人已经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在这个“不务正业”的同乡劝说下，很多人也萌发了拯救民众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的愿望。

在兴中会早期的会员126人中，商人就有74人，很多人是孙中山的亲戚朋友。这些人难以忘记故乡政府的腐败与黑暗，对他所描绘的新世界同样有着热忱与期盼。但是他们同样也是稳健和不愿冒险的，造反杀头的



事件是大逆不道，而且祖坟和亲戚还在老家，不敢惹祸上身。于是一听到革命造反的情节，很多人就立刻捂住耳朵闪人了。

为了留住人，也为了争取他们的人力财力支持，孙中山对会员们做了不少妥协和让步。他在兴中会的章程上只是将造成危机的原因归之于“庸奴误国”，也就是皇帝英明只怪贪官坏事。在宣传革命之余，孙中山组织会员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回国起义。

造反是要花钱的，而且可能要花大钱，可兴中会活动经费的筹集极不顺利。章程规定入会的人每人交 5 美元会费，要办大事的话经费还要另外筹借。孙中山四处募捐，还发起银会集股，每股 10 美元，宣称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 1895 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筹得的款项仅有 1300 多美元，其中会费和股份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革命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如兴中会干事邓荫南就变卖了自己的农场倾家相助。

大哥孙眉对这个任性的弟弟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做很是不解。他自己在檀香山奋斗多年，已经拥有了土地 6000 英亩、雇工 1000 多人，自然觉得孙中山在不务正业。但孙眉最终还是做了让步：既然他要去胡闹，先由着他吧！孙眉入了兴中会，还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低价出售，帮助弟弟凑齐了第一笔活动经费。

在以后的岁月里，孙眉一次次捐出家产赞助弟弟的事业，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破产。而当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劝阻了他人拥戴孙眉出任广东都督的做法，认为经营实业才是其所长，便写信给兄长，劝他不要担此大任。

1895 年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内人心愤激，对政府的不满随处可见。孙中山准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他首先着手组织兴中会香港总会，制定了起义计划：精选 3000 人，以突袭方式攻占广州，但是很快就因为事机不密失败。10 月 28 日凌晨，兴中会组织的 400 多人乘船进入广州之时，清兵已在码头守候搜查，起义者只能束手就擒，史称流产的“广州乙未起义”。



日本人绘制的甲午战争图

19 世纪末，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虽遍体鳞伤，但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革命的群众基础非常薄弱。孙中山被迫亡命日本，随后在海外为革命四处奔走呼号，没有经济来源，无力抚养妻儿，虽然他本有可能过上世人所羡慕的富足生活。

在后来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和洪门帮会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家境优裕的留学生、军人、教员，为了挽救河山毅然舍弃安乐的生活，拿起刀枪，甘当冲锋陷阵的敢死士卒，直至舍弃自己的生命。

武昌起义之前的“十次革命”，大都由革命元勋黄兴主持，他几乎是无役不与。黄兴的父亲留给儿子的是几百亩田产，可他将田产全部卖掉，将白花花的银两换了军火闹革命。黄兴虽非职业军人，却是革命党的军事领袖，在历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最轰动的 1911 年广州“黄花岗之役”中，黄兴右手的两根指头被子弹打断，他未满 19 岁的长子黄一欧也不惜生命冒险参加。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民族，死后家徒四壁，留给子女的是一些账单和债务，是一句遗言：“为天下苍生哭。”

碧血映黄花，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的人是真正的民族精英。



花钱如水：造反的成本

要造反就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的钱，要购买和运输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还要犒赏愿意参加起义的清兵。早在筹备广州乙未起义的时候，孙中山便贸然联系日本驻香港领事，希望日本能够帮助筹措步枪 25000 支、手枪 1000 支，以便在两广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此时正是日本军队打进辽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时，日本外交官对突然冒出来的这个人满腹狐疑，不知道是不是清王朝的计谋，自然一口回绝。

到了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不可一世的俄国，给中国人的刺激很大。人们都认为战争结果说明了立宪优于专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感兴趣，而日本政府也想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一些民间人士也主张两国友好交流。于是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中国兴起留日潮。1901 年赴日学生人数为 274 人，1904 年增长为 1454 人，1906 年夏就达到 12909 人。

留日学生们不论是学理学文，不论是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大多具有反满革命思想，而日本也是孙中山等志士的良好活动空间。1905 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 90% 以上是留日学生，来自中国各地、怀抱革命理想的志士们开始统一组织和行动。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 1 万人以上。这其中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胡汉民、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等一大批风云人物，这些具有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为筹集军费，同盟会拟定的《军政府宣言》中设计了以下办法：革命军每到之地，官营企业和反抗军政府的官吏家产一律充公；有财产者借用现银；百姓十人养一兵，捐家产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五；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使用。

同盟会高度重视日本的援助，其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报》六条“宗旨”的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当时革命党人普遍存有这样一个想法：日本若能援助革命，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精英在东京汇集一堂。

可以用满蒙利益来回报日本。这使得日本政府认为孙中山有利用价值，遂动用秘密资金对孙中山的革命进行支持。日本在以此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各种回报许诺的鼓舞，逐步发展了吞并中国的野心。

在日本，也有一些人士真诚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经常在政治家犬养毅家里做客，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并得到他的馈赠。“九一八事变”之后，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主张限制日军行动，抵制关东军制造“满洲国”的行动，结果被军国主义分子暗杀。

1907年到1911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孙中山在两广云南发动的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出现了两次倒孙运动。

本来同盟会的三巨头各有所长，孙中山在海外募款，黄兴在国内一线行动，章太炎办《民报》主笔宣传。但由于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而起义屡屡失败，钱都打了水漂，摇笔杆子的章太炎那里常常要做无米之炊，自然有怨言。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宣布驱逐孙中山，临行前日本政府和财团向他赠款2.3万日元，这是很可观的一笔钱，当时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20—30日元。孙中山给了章太炎2000日元做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6月，随着日本赠款的细节曝光，和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接连传来，个性傲慢的章太炎终于爆发了。他撕下挂在《民报》报社的孙中山相片，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款项是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私人赠款据为己有，有损同盟会的威信，并要求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

此事一下子弄得满城风雨，倒孙和挺孙的两派激烈争论，直至拳脚相向，最终导致同盟会分裂。1910年2月，章太炎退出同盟会，出任光复会会长，但实际事务都是副会长陶成章负责。

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小团体层出不穷。由于同盟会屡不得手，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决定自己行动，不再奉孙黄的号召。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廉洁清正，深孚众望，他曾经北上计划刺杀慈禧，归途中因缺乏路费几乎饿死。有一次，陶在南洋筹得巨款回到上海，同盟会中部地区领导人陈其美找上门，希望得到一些经费，没想到遭到陶的大骂。陶声称，华侨省吃俭用为革命捐的钱，不会给你去吃喝嫖赌。一文也没给他。陈其美大怒，两人结下梁子。上海刚刚光复，陶成章便被刺，刺客便是陈其美的得力干将蒋介石。

清王朝走到20世纪初的历史关口，吏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的一种常态，用以制约腐败的监察制度也已失灵。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

1900年买官的价码是：京官里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官里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知县999两（据《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而满朝文武在做上官之后，几乎无不忙于争名逐利，以便把自己的投资收回来。这也让一些革命党有了买官打进敌人内部起事的想法。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

光复会在江浙独立推动革命，光复会员、富商许仲卿一捐就是5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徐锡麟生在富商家庭，却舍弃富贵投身革命。1907年7月，安徽巡警学堂督办徐锡麟